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2023年9月11日至10月6日

议程项目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招募，包括掠夺性招募

以雇佣军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挠行使民族自决权问题工作组的报告

概要

在本报告中，以雇佣军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挠行使民族自决权问题工作组对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招募以及掠夺性招募现象进行了审查。在冲突、冲突后和受冲突影响环境中，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招募增加，加剧了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风险。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招募由各种行为体开展，其中既有国家行为体，也有非国家行为体。审查雇佣军的招募机制、参与招募的实体、被招募者的特征、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受到招募的环境以及招募做法的其他有关方面，是解决雇佣军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工作组关切地注意到，掠夺性招募现象日趋严重，这种做法利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其他脆弱性进行招募，其中可能涉及不同形式的剥削。在本报告中，工作组敦促各国设法化解招募，包括掠夺性招募的根源，以解决雇佣军制度这一祸患。

在编写本报告期间，工作组的成员如下：拉温德兰·丹尼尔(主席)、索查·麦克劳德、耶莱娜·阿帕拉茨、克里斯·夸贾和卡洛斯·萨拉查·库托。



一. 引言

1.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13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延长了以雇佣军为手段侵犯人权并阻挠行使民族自决权问题工作组的任务。该工作组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5/2 号决议设立。本报告介绍了工作组自上次向理事会提交报告¹以来开展的各项活动。报告的专题部分对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招募，包括掠夺性招募进行了分析。

二. 工作组开展的部分活动

A. 年度会议

2. 雇佣军问题工作组分别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至 22 日、2022 年 11 月 21 日至 25 日和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1 日举行了第四十六届、第四十七届和第四十八届会议。会议期间，工作组与会员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及其他相关对话者举行了双边会议。2022 年 11 月，拉温德兰·丹尼尔被任命为工作组新任主席兼报告员。

B. 函件和声明

3. 工作组与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联合发出了若干函件。向一国政府和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发出了指控函，涉及的指控是为一家私营军事和安保承包商招募囚犯，并部署到乌克兰；还发表了基于这些指控的联合媒体声明。另外向一国政府发出了指控函，涉及的指控是雇佣军在马里侵犯人权；还发表了关于这些指控的联合媒体声明。此外，还向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发出了指控函，涉及的指控是以犯有雇佣军罪和其他罪行为由对三人非法定罪，而且不尊重他们的战争犯身份。

C. 部分活动

4. 2022 年 9 月 20 日，索查·麦克劳德介绍了工作组关于为雇佣军、雇佣军相关行为体以及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受害者提供司法救助、追责和救济的报告²。

5. 2022 年 12 月 7 日，麦克劳德女士参加了私营安保服务提供商国际行为守则协会的大会。

6. 2023 年 1 月，工作组以虚拟方式举行了两次多利益攸关方专家磋商，以充实工作组 2023 年将提交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的报告。

7. 工作组参加了 2023 年 4 月 17 日至 21 日举行的拟订一项关于监管、监测和监督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活动的国际规章框架内容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第四次会议。

¹ [A/HRC/51/25](#)。

² 同上。

D. 国别访问

8. 工作组非常重视进行国别访问，已发出许多国别访问请求，并多次提醒对以往函件采取后续行动。工作组收到了四份接受函，分别来自保加利亚、马尔代夫、尼日利亚和波兰政府。工作组感谢所有积极响应其国别访问请求的各国政府，将继续规划即将开展的国别访问。

9. 在报告所述期间，工作组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至 16 日对希腊进行了正式访问³，并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至 27 日对亚美尼亚进行了正式访问⁴。

三. 专题报告

10. 工作组在工作中注意到，在冲突、冲突后和受冲突影响环境下，招募、资助、训练、使用和转移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现象增多，这一现象大大增加了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风险。工作组注意到，在很多情况下，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持续招募和存在延长了冲突，加剧了对平民的暴力侵害，加大了践踏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风险，阻碍了和平努力，破坏了地区稳定。⁵ 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招募由各种行为体开展，其中既有国家行为体，也有非国家行为体，后者包括商业实体、反对团体、国内抵抗运动和犯罪组织等。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招募必然缺乏透明度，但国际、区域和国家法律框架都有禁止招募雇佣军的规定。审查雇佣军的招募机制、参与招募的实体、被招募者的特征、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受到招募的环境以及招募做法的其他有关方面，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雇佣军现象中具有根本意义和受到忽视问题。为此，本报告重点分析了招募的驱动因素，将其作为消除和打击雇佣军活动、防止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关键。工作组关切地注意到，它在 2020 年提交大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到的掠夺性招募现象日趋严重。⁶ 掠夺性招募指利用个人的脆弱性将其招募为雇佣军，目标人群包括受冲突影响的群体、移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儿童和囚犯。这种形式的招募还可能利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其他脆弱性，可能涉及胁迫或欺诈。报告重点分析了掠夺性招募的不同方面，包括：(a) 这种做法的根源，着重阐述加重目标人群脆弱性的因素；(b) 易受掠夺性招募的个人的特征和背景；(c) 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以及(d) 受害者在诉诸司法和获得救济方面遇到的障碍。

11. 本报告基于大量案头研究、2023 年 1 月多利益攸关方专家磋商期间收集到的意见和应请求提交的书面材料⁷。在编写本报告期间，可以明显看出，关于招募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公开资料、数据和研究有限。缺乏对这一具体问题

³ 见 [A/HRC/54/29/Add.1](#)。

⁴ 见 [A/HRC/54/29/Add.2](#)。

⁵ 见 <https://www.ohchr.org/en/statements/2022/03/statement-un-working-group-use-mercenaries-warns-about-dangers-growing-use?LangID=E&NewsID=28210>。

⁶ [A/75/259](#)，第 15 段；和 [A/HRC/51/25](#)。另见第 AZE 2/2020、TUR 21/2020、TUR 7/2020、OTH 8/2023、RUS 17/2022、LBY 1/2020 和 RUS 1/2020 号函件。本报告提及的所有函件均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

⁷ 见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2023/call-inputs-report-working-group-use-mercenaries-be-presented-human-rights>。

的关注和报告，说明急需进一步开展研究和采取行动。关于招募雇佣军和相关行为体以及更大范围内的问题，如资助、训练和在现代冲突中的使用，信息必然不透明的问题仍然是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

四. 关于招募的国际法规框架

12. 国际一级法规对雇佣军现象的不同处理方式涵盖以下三类行为体的雇佣军活动：个人；参与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第三方；以及国家。关于雇佣军制度的国际法律框架对招募雇佣军作出了规定，在一些情况下予以禁止，并列明了国家在这方面的义务。被视为习惯法的中立法规定了各国防止招募或组织雇佣军部队的义务。《中立国和人民在陆战中的权利和义务公约》第四条规定，不得在中立国领土内组织战斗部队和开设征兵事务所，以援助交战国。该条款要求各国承担防止在其领土内发生此类活动的义务。若不这样做，将违反它们在国际法下的义务。然而，习惯法没有规定各国义务防止本国国民加入雇佣军部队(第六条)。

13. 此外，《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禁止一国对另一国使用武力，除非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自卫和安全理事会批准的执法措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使用雇佣军的决议。⁸ 关于招募问题，大会提到，各国不仅负有不组织或鼓励组织雇佣军入侵另一国领土的消极义务，还负有防止雇佣军在其领土内训练、资助和招募的积极义务。⁹ 此外，大会呼吁各国立法将其领土内招募、筹资和训练雇佣军定为应处罚的罪行，并禁止其国民加入雇佣军。¹⁰

14. 《1949年8月12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四十七条规定了“雇佣兵”一词的定义，其中一项累积性要求是在当地或外国特别征募以便在武装冲突中作战的个人。虽然第四十七条涉及雇佣兵的定义和非战斗人员地位，但它未提及雇佣军活动的合法性，也没有规定参与雇佣军活动，包括招募活动的人的责任。

15. 《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适用于武装冲突区以外的区域，规定了雇佣军个人、参与招募、使用、资助或训练雇佣军的个人和缔约国可犯下的若干罪行。第1条反映了《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四十七条所载的雇佣兵定义，但不包括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要求。根据该《公约》，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构成犯罪行为：招募、使用、资助或训练雇佣军(第2条)；企图犯下《公约》列举的罪行之一，或与犯下或企图犯下这些罪行的人有共谋行为(第4条)。即使涉嫌的雇佣军尚未参与敌对行动，也构成犯罪行为。¹¹ 《公约》规定了缔约国的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各缔约国不应招募、使

⁸ 例如，见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2656(2022)号决议。

⁹ 见《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

¹⁰ 例如，见大会第2465(XXIII)和40/25号决议。

¹¹ 见A/36/43. 未列入第1条(b)款中提及的“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因为要求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将免除一些人员的责任，例如企图在国外开展行动但在前往目的地途中遭到阻止或拦截的人，以及在雇佣军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前参与招募和提供其他形式便利的人。

用、资助或训练雇佣军，并应采取适当措施禁止这种活动。¹² 此外，对《公约》规定的罪行应处以适当刑罚(第 5 条)。此外，《公约》规定了国家一级起诉犯罪人的框架(第 12-15 条)。

16. 在区域一级，《非洲统一组织消除非洲雇佣军制度公约》规定，代表国家的个人、团体或协会或国家本身以通过武装暴力破坏另一国的自决进程、稳定或领土完整为目的，犯下《公约》所述行为之一，即构成雇佣军罪。这包括庇护、组织、资助、协助、装备、训练、宣传、支持或以任何方式雇佣“雇佣军团”，以及允许在其管辖的领土内开展雇佣军活动(第 1 条)。此外，《非洲公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防止在其领土内发生第 1 条所述任何行为，并禁止招募、训练、资助和装备雇佣军以及任何其他形式可能促进雇佣军活动的行为(第 6 条)。此外，缔约国应在国内法律中规定，第 1 条所述罪行应受到最严厉的处罚(第 7 条)。

五. 雇佣军、雇佣军相关行为体以及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招募活动的概述

A. 雇佣军招募的历史概况

17. 雇佣军活动并非新现象。在历史长河中，招募雇佣军的现象时有发生，雇佣军在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法的两项发展导致国际社会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发生转变。¹³ 第一项发展是制定了旨在避免战争的多边协定，第二项发展是出现了中立法。因此，各国政府开始将本国国民的雇佣军活动视为可能违反中立法的行为，很多国家通过了禁止在其领土内征召和招募雇佣军和相关行为体的法律。

1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开始独立，雇佣军活动遭到了强烈反对。1960 年代初，争夺刚果控制权的不同政治派别在刚果战争使用雇佣军，引发国际社会对雇佣军活动的强烈关切。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初，非洲依然是雇佣军的战场，在此背景下开展活动的雇佣军被正确地视为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标志。¹⁴ 他们常常受雇，阻止民族解放运动在与外国控制势力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从而防止殖民地走向自决和独立。在此期间，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多次谴责雇佣军的侵略，敦促所有国家通过法律，将招募和训练雇佣军规定为犯罪。¹⁵ 此外，大会在 1960 年代末响应非洲统一组织的呼吁，宣布在殖民地使用雇佣军对抗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行为构成犯罪。¹⁶ 通过起草

¹² 同上。特设委员会指出，其主要任务是制定措施消除雇佣军制度。此外，该委员会强调，《公约》不应只规定个人刑事责任，并确认雇佣军直接参与武装活动是严重犯罪并应处以相应刑罚，还应确认各国义务采取一切必要的刑事和行政措施，以防止在其领土内使用、招募、资助和训练雇佣军。

¹³ Paul W. Mourning, “Leashing the dogs of war: outlawing the recruitment and use of mercenaries”,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2 (1982).

¹⁴ James L. Taulbee, “Myths, mercenaries and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15, No. 2 (1985).

¹⁵ 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第 49(IV)号决议请世界各国颁布法律，宣布在其领土内招募和训练雇佣军的行为是犯罪，阻止其公民加入雇佣军。

¹⁶ 大会第 2465(XXIII)号决议。

《非洲统一组织消除非洲雇佣军制度公约》，朝着建立有效的执法体系以落实各国禁止和惩治雇佣军相关活动的义务迈出了重大的第一步。《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采用了更为广泛的“雇佣军”定义，并禁止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标志着对雇佣军活动的规范进一步完善。

19. 在冷战后期间，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族裔和宗教不容忍卷土重来，有可能助长冲突的非国家行为体增多，引发一系列冲突，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新型雇佣军。冷战后传统军事强国缩编军队，撤出部分势力范围，尤其是非洲，催生了更多对私营军事和安保力量的需求，还供应了大量退伍士兵。¹⁷ 在供应增加的同时，私营市场对军事技能的需求也在增加，需求方包括已经缩编军队的西方国家，试图升级军队的国家，失去强国支持的孱弱或崩溃国家的统治者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如私营公司和非政府组织。¹⁸ 私营军事和安保市场增长的背景是一些国家不愿直接卷入冲突，还有一些国家需要外部支持来控制国内安全局势。到 1990 年代，在全球反恐战争等因素的推动下，私营市场对军事和其他安保技能的需求已经大幅增加。通过使用私营军事和安保承包商¹⁹，各国政府和其他行为体能够避开对使用武力的政治限制。这些承包商提供各种合法和非法服务，在一些情况下包括达到雇佣军水平的战斗服务，导致法律和责任边界模糊。

B.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及其人员

20. 私营军事和安保行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包括军事咨询和支持，其他实体可能提供战斗服务，参与武装冲突中的实际战斗。²⁰ 根据国际法，提供咨询或训练服务是合法的，但提供战斗服务不合法。部队日趋私营化的现象尤其值得关切。由于主要客户是国家，这些行为体常常助长武器和武装人员在全世界的扩散和泛滥，可能破坏开展业务之地的稳定，影响恶劣。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组织和开展活动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代表了战争中私营行为体的演变。它们招募人员较其先辈更为熟练，为更多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军事服务。²¹ 这些行为体的公司化让它们能够利用复杂的企业融资渠道，并与客户订立更多交易和合同。这些公司的人员往往是退伍士兵，所获薪资远高于国家军队的薪资。此外，人员招募往往通过内部数据库进行，从数据库中寻找人员来履行它们获得的合同。个体承包商被录入若干数据库中，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合同转到另一个合同，或以自由职业身份开展活动。

¹⁷ E.L.Gaston, “Mercenarism 2.0? The rise of the modern private security indust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enforcement”,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49, No. 1, (2008).

¹⁸ Deborah Avant, “The emerging market for private military services and the problems of regulation”, in *From Mercenaries to Market: The Rise and Regulation of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Simon Chesterman and Chia Lehnardt,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¹⁹ 工作组凡使用“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一词，即指由自然人和/或法人实体有偿提供军事和/或安保服务的企业实体。完整定义见供人权理事会审议并采取行动的关于私营军事和保安公司的可能公约草案第二条(A/HRC/15/25, 附件)。

²⁰ Zoe Salzman, “Private military contractors and the taint of a mercenary repu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40, No. 3, p. 853 (Spring 2008).

²¹ P.W. Singer, “Corporate warriors: the rise of the privatized military industry and its ramif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2001).

21.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开展的很多活动不能视为现行国际法律框架下的雇佣军活动，因此，其承包商极少构成国际法定义的雇佣军。不过，这些行为体被认为代表了新的雇佣军模式。²² 在有些情况下，承包商受国家委托的公司招募，在武装冲突区提供军事服务，在此情况下，这些人可能属于雇佣军。²³ 虽然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合同有时候可在网络上查阅，但这些公司和受招募者之间的合同往往不对公众开放，限制了这方面可获得的信息。受招募承包商可能被视为雇佣军的例子包括：1993年，安哥拉政府委托 Executive Outcomes 公司训练安哥拉武装部队，并指挥针对反叛运动的行动；1997年，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沙线国际公司签订了旨在打败布干维尔革命军的合同。另一个例子是，2020年，工作组发出函件，提及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 Keenie Meenie Services Ltd. 被指控在 1984-1988 年斯里兰卡武装冲突期间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工作组表示关切的是，该公司的活动及私营承包商被指控在此期间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和战争罪似乎并未受到调查。²⁴

C. 雇佣军开展活动的环境

22. 当前复杂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为在世界各地不同冲突局势内外持续招募雇佣军和相关行为体创造了空间。《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指出，雇佣军在两种情况下开展活动：武装冲突，以及旨在推翻一国政府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一国宪法秩序或破坏一国领土完整性的共谋暴力行为。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被认为是吸引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进入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主要因素。其他与招募雇佣军尤其相关的因素包括：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大量出现；第三方参与支持冲突各方；冲突各方使用的战争手段和方法悬殊。²⁵ 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为体的存在延长了冲突，破坏了稳定，阻碍了和平努力。²⁶ 此外，招募和派遣雇佣军及雇佣军相关行为体到冲突区，加大了冲突蔓延到其他地区的风险。军事力量被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为参与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活动的人带来经济收益，是可能延长和加剧冲突的因素。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活动提高了践踏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风险。这些行为体往往会参与侵犯人权的行，包括法外处决、强迫失踪、强奸、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任意拘留和酷刑、战争罪以及危害人类罪。

23. 在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的背景下，对雇佣军服务的需求由若干行为体推动。在国家间冲突中，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主要由国家招募。在最近的非国际武装冲突中(往往发生在一国与一个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或两个及以上非国

²² 见 A/HRC/10/14；以及 A/62/301，第 68 和 69 段。工作组将“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定义为：由自然人和/或法人实体有偿提供军事和/或保安服务的企业实体(A/HRC/15/25，附件，第一部分，第二条)。

²³ Marina Mancini, Faustin Z. Ntoubandi and Thilo Marauhm, “Old concepts and new challenges: are private contractors the mercenari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War by Contract: Human Rights, Humanitarian Law, and Private Contractors*, Francesco Francioni and Natalino Ronzitti,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²⁴ 见第 LKA 3/2020、GBR 4/2020 和 OTH 46/2020 号函件。

²⁵ 见 A/75/259.

²⁶ 见 <https://www.ohchr.org/en/statements/2022/03/statement-un-working-group-use-mercenaries-warns-about-dangers-growing-use?LangID=E&NewsID=28210>.

家行为体如反对团体、国内抵抗运动或犯罪组织之间), 两种类型的交战方都招募了雇佣军。现代武装冲突的一大特点是试图影响冲突的第三方日益参与其中, 这包括某个国家或国家联盟, 或国际和区域组织的特派团。这种第三方或代理方干预可能涉及第三方招募并向冲突一方提供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人员, 目的是直接参与敌对行为, 削弱另一方的军事能力。工作组收到的关于近期武装冲突的资料表明, 国家等第三方正在使用这种干预形式, 导致对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招募增加。

D. 雇佣军新兵的传统特征

24. 相关反雇佣军法律文书对雇佣军的定义类似, 包含若干项累积性标准, 必须满足每一项标准才符合定义。雇佣军的定义可概括为: 雇佣军是一名作战人员, 他不是冲突国武装部队成员, 主要为金钱利益而战。²⁷ 这一定义的范围存在问题, 其标准难以满足, 尤其是考虑到当代雇佣军相关活动和行为体已经发生变化。传统上, 雇佣军多数从退伍军人中招募, 主要是为了利用他们的战斗训练和专长。实际上, 符合这一传统特征的雇佣军仍活跃在当前的冲突中, 一般是作战单位中的个人。联系松散的一群人组成临时团体, 一般为同一个客户提供服务。²⁸ 这些人具备可直接用于战斗或提供即时战斗支援的军事技能。然而, 他们往往缺乏凝聚力和纪律, 因此战略影响可能有限。²⁹ 他们一般在看到各种渠道发布的招募广告后加入雇佣军活动。近年来, 出现了更系统化的招募形式, 尤其是线上招募。³⁰ 这些人一般要求现金付款, 常常成为执行特定任务的临时战斗力量, 没有常设组织结构或长期利害关系, 只负责他们应征执行的任务。临时雇佣军团体结构松散, 难以被纳入限制使用武力的监管架构, 在现实中, 他们过度使用武力、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是意料中的事。³¹

六. 掠夺性招募

25. 与传统的雇佣军招募模式不同, 近年来, 掠夺性招募现象在多个武装冲突中扎根。工作组收到越来越多关于掠夺性招募的报告。³² 它可以定义为利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或其他脆弱性招募人员参与雇佣军活动, 在一些情况下可能涉及胁迫或欺诈。工作组对雇佣军和相关行为体使用这类新兵的方式以及在招募过程中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关切。在第三方国家更多卷入武装冲突的背景下, 个人可能遭到掠夺性招募, 并被部署到所谓的代理战争中。在此情况下, 招募雇佣军常

²⁷ 见 A/71/318.

²⁸ E.L.Gaston, “Mercenarism 2.0?”.

²⁹ P.W. Singer, “Corporate warriors: the rise of the privatized military industry and its ramif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2001).

³⁰ Thomas K. Adams, “The new mercenarie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conflict”, *Parameters*, vol. 29, No. 2 (Summer 1999).

³¹ Sarah Percy, *Mercenaries: The History of a Nor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³² 工作组为充实本报告而收集的信息。另见第 AZE 2/2020、TUR 21/2020、TUR 7/2020、OTH 8/2023、RUS 17/2022、LBY 1/2020 和 RUS 1/2020 号函件。

常涉及复杂的招募者网络，其中有国家、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私营军事和安保承包商以及接近被招募者所在社区的当地中间人。此外，招募过程往往不透明，缺乏关于招募者、支付方式和招募者背后发号施令者的信息。³³ 这会加剧掠夺性招募目标人群的脆弱性，也是助长冲突背景下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因素之一。据报告，传统雇佣军和遭到掠夺性招募的新兵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后者常常装备不良，缺乏训练；二者被使用的方式也不同，遭到掠夺性招募的新兵常被部署到前线，以保护其他人员，导致伤亡率格外高。³⁴

A. 掠夺性招募的根源

26. 沦为掠夺性招募对象的个人往往属于弱势群体，在实现其最基本人权，包括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遇到诸多障碍。与暴力极端主义和海盗活动等恶劣现象类似，掠夺性招募的根源在于各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导致的歧视、长期贫困、缺乏工作机会、剥夺受教育权、难以获得医疗服务等问题。因此，为了理解掠夺性招募现象，需要考虑哪种环境是这一现象的温床，其盛行与全球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之间有何关系，从而导致特定群体容易沦为掠夺性招募对象。此外，掠夺性招募在一些情况下可视为本身即侵犯被招募者人权的行為。工作组收到的资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招募过程构成债役、强迫劳动和贩运人口等各种形式剥削的初步阶段。³⁵

27. 武装冲突和其他社会动乱事件的成因往往是严重的不平等，以及个人经济和社会权利倒退或遭到侵犯，表现为失业、生活水准下降和社会服务不平等。³⁶ 族裔群体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导致发生内部冲突的概率上升，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基于种族、性别、宗教、移民身份、年龄、残疾和性取向等各种因素的歧视。³⁷ 持续或长期被剥夺享有适当生活水准和其他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及社会权利所需要的资源、能力、选择、安全和权力，导致个人陷入贫困。人民普遍贫困而且经济、社会、政治和教育排斥尤其严重的社会往往成为参与组织雇佣军活动的实体招募新兵的温床。贫困损害个人享有各项权利，包括工作权、教育权、粮食权和健康权的能力，导致他们有可能沦为剥削或掠夺性招募的受害者。此外，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移民、少数群体和其他直接受冲突影响群体等最边缘群体的脆弱性加剧，导致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风险上升。

28. 经济不平等会对人权产生一系列有害影响，致使社会排斥问题持久存在，阻碍获取医疗、教育和其他对享有经济社会权利至关重要的服务。无法获得体面工作，尤其是弱势群体无法获得体面工作，加剧了这些不平等，导致这些群体更倾

³³ 见第 AZE 2/2020、TUR 21/2020、TUR 7/2020、OTH 8/2023、RUS 17/2022、LBY 1/2020 和 RUS 1/2020 号函件。

³⁴ 工作组在专家磋商期间收集的关于招募，包括掠夺性招募的资料，以及为充实本报告而提交的资料。

³⁵ 工作组在专家磋商期间收集的资料。

³⁶ A/HRC/40/29，第 6 段。

³⁷ 见 A/77/235、A/77/203 和 A/72/502。

向于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因而更容易面临各种形式的剥削，包括强迫劳动。³⁸ 目前，在各个国家，有大量年轻人既不在接受教育也不在工作，或被迫接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因此更容易陷入贫困或被边缘化。这种情况可能促使他们参与各类会导致他们面临剥削风险的活动。此外，冠状病毒病(COVID-19)这一突发卫生事件带来的经济冲击严重损害了工作权，对经济和社会权利产生了负面影响。³⁹ 全球失业率因此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在疫情前已经处境脆弱的人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促使他们寻求其他收入来源，包括通过从事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活动来赚取收入。例如，在最近一宗案件中，一个已移民到另一个国家但在 COVID-19 疫情爆发后失业并回到原籍国的人被法院判决犯有雇佣军罪，因为法院认定他接受招募成为雇佣军，为支援某外国武装部队而战斗，以换取经济利益和公民身份。

B. 掠夺性招募行为

29. 工作组收到的资料表明，在招募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时，往往涉及掠夺性做法，其主要目标是来自社会经济底层和受冲突影响地区的男性，通常是年轻人，他们将从事这类活动视为逃离极端贫困的办法。⁴⁰ 这类招募往往具有剥削和恐吓性质，以非正式形式进行，没有书面合同，只有招募者和被招募者之间的口头协议。这些人往往受到虚假承诺的吸引而加入雇佣军，例如承诺提供稳定收入，并帮助新兵本人，有时也包括家人获得公民身份。在招募他们时，常常会使用欺骗手段，不明确说明他们将参与什么类型的活动。在一些情况下，他们抵达执行任务的国家后，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需要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在抵达目的国后，他们收到的报酬往往远少于承诺金额，一旦他们死亡或受伤，他们或家人可能会收到也可能收不到承诺的赔偿。胁迫或威胁报复家人，尤其是妇女和女童，是招募者常用的手段之一。被招募者可能会陷入债役，被迫工作却只能收到极少的报酬，而且这些报酬还要用于偿还招募者提供食物、水、住所和日用品等基本需求品的成本。他们抵达从事雇佣军或雇佣军相关活动的国家后，行动自由也可能受到严重限制。

30. 遭到掠夺性招募的个人往往受到多重伤害，可能是本国或招募时所在国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脆弱性常常在招募过程中加剧，随着他们被部署到外国参与敌对行动或卷入国内社会动乱的战斗，生命和人身安全面临威胁，这些脆弱性进一步恶化。⁴¹ 最受掠夺性招募影响或最容易遭到掠夺性招募的人包括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由于歧视和边缘化在社会上机会有限的弱势年轻人、此前曾参与武装冲突的年轻男子以及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尤其是在难民营中定居的人。⁴² 工作组收到的资料表明，私营军事承包商掠夺性招募在非国籍国服监禁刑的囚

³⁸ 国际劳工局，《2030年前结束强迫劳动：政策和方案审查》(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2018年)。

³⁹ 见 A/HRC/46/43。

⁴⁰ 专家磋商期间收集的资料和为充实本报告而提交的资料。

⁴¹ 专家磋商期间收集的资料和为充实本报告而提交的资料。

⁴² 专家磋商期间收集的资料和为充实本报告而提交的资料。

犯，并将其部署到另一个国家。⁴³ 在这方面，据称，私营军事和安保承包商在监狱中开展招募活动，说服囚犯加入，以参加武装冲突。此外，招募者采用施压手段，表明加入者往往并非自愿。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从事的任何工作或提供的任何服务都构成强迫劳动。招募者可能提出给予这些人大赦或特赦，免除他们的刑期，并向他们及家人提供补偿。在一些情况下，还可能提出帮助被招募者尤其是年轻男子抹消犯罪记录和赦免逃避兵役的罪责，换取其加入私营军事和安保承包商。⁴⁴ 工作组收到的资料显示，在一些情况下，被招募从事雇佣军或雇佣军相关活动的罪犯回到所在社区后，犯下暴力罪行。此外，据报告，遭到掠夺性招募的囚犯被引诱吸食毒品，以增强他们的表现，并诱发攻击行为。他们还表现出戒断症状。这可能助长据报告由被招募者回到家乡后犯下的犯罪。⁴⁵

31. 在沦为掠夺性招募的对象后，被招募者在从事他们受招募进行的活动时，常常会成为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他们遭到强迫失踪，往往无法与亲属取得联系，在许多情况下，亲属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也不知道他们卷入了雇佣军相关活动。他们还面临招募者的威胁和虐待，在一些情况下，因无视上级的命令而遭到处决。他们还成为各种形式剥削，包括强迫劳动和债役的受害者。此外，被招募者常常受到严重和危及生命的伤害，包括导致长期残疾的重伤，受伤后无法获得在招募时承诺的适当医治和赔偿。返回家乡后，一些被招募者因其经历和相关心理创伤，染上了毒瘾，导致家庭破裂，并对家中女性成员实施家庭暴力。

32. 掠夺性招募对被招募者留下的家人和社区有破坏性有害影响。⁴⁶ 被招募者死亡或受伤后，他们的家庭往往会失去唯一的经济支柱，因为他们往往属于边缘化群体，其家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将陷入更脆弱、更危险的境地。这导致妇女和女童特别容易遭到各种形式的剥削，包括性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被招募者的下落和健康状况，家人往往不知实情，当有人声称能提供信息或承诺助其与被招募者团聚并索取报酬时，家人可能遭到利用。此外，死在战场上的被招募者的家人往往无法获得招募者承诺的经济赔偿和外国公民身份。

33. 儿童尤其容易遭到掠夺性招募。在有些情况下，儿童被强迫招募从事雇佣军活动，有时候父母出于经济利益胁迫儿童接受招募。据报告，还有儿童被贩卖给招募者。⁴⁷ 工作组收到的资料显示，在招募来自边缘化地区的儿童和年轻人方面，正在出现新的招募手段，通过在儿童和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包括体育俱乐部和健身房投放有针对性的信息和广告，形成了一种招募亚文化。据报告，被招募儿童面临各种虐待，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包括生命权以及免于酷刑和性虐待、不受经济剥削、不从事危险工作、享有医疗服务和接受教育的权利。此外，如果这些儿童返回家乡，在社会和经济上重新融入当地社区可能面临障碍，如果不为他们提供其他工作机会，可能增加他们被再次招募的风险。招募儿童从事雇佣军相关活动，不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服务，可能对社区和整个社会

⁴³ 见第 RUS 17/2022 和 OTH 8/2023 号函件。

⁴⁴ Syrian Center for Media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Shadow armies: a report on the phenomenon of mercenary recruitment in Syria" (Paris, 2022).

⁴⁵ 专家磋商期间收集的资料和为充实本报告而提交的资料。

⁴⁶ Syria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 Centre, *Mercenarism in Syria: Predatory Recruitment and the Enrichment of Criminal Militias* (Washington, D.C., 2021).

⁴⁷ 见 A/HRC/39/49.

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招募儿童雇佣军对儿童本身及其家人和社区有长期和复杂的影响。工作组收到的资料显示，儿童被招募从事雇佣军相关活动，在这方面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该现象尤其涉及生活在极端脆弱社会经济处境中的 18 岁以下男童。⁴⁸ 另外据报告，雇佣军参与将儿童非法递解和非法转移出原籍国。

C. 私营军事和安保承包商的掠夺性招募

34. 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招募行为在一些情况下也可视为掠夺性招募。私营军事人员招募的全球化使得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能够在全球开展业务并迅速扩张，也为剥削弱势群体创造了机会。⁴⁹ 在全球化的私营军事招募中，核心决定因素往往是国籍、性别和种族等特点，这反映到了职级和分工中。工作组在 2019 年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在性别平等方面的人权影响的报告中，从不同方面分析了这一现象。⁵⁰ 私营军事和安保市场往往反映了社会阶层体系，在其中，种族、阶级和殖民历史决定了劳动价值。⁵¹ 这一现象导致私营军事和安保市场倾向于在边缘群体，尤其是全球南方的边缘群体中招募人员。经济不平等是促使这些人参与雇佣军相关活动和沦为掠夺性招募对象的主要因素。在一些情况下，招募他们时使用了欺骗手段，在报酬、工作类型和工作条件方面误导他们。被招募者面临恶劣的工作条件，工作时间过长，死亡、残疾或受伤后无法获得赔偿，报酬只能拿到一部分或者完全拿不到，遭到招募者的虐待和孤立，受伤后往往得不到医治，得不到适当的医疗服务，不能请假，身份证件也被收缴，作为限制其行动自由的手段。⁵² 许多被招募者债台高筑，被部署到异国后孤立无援，最终成为非正规移民。在有些情况下，被招募者遭到的剥削构成债役、强迫劳动或以强迫劳动为目的的人口贩运。

35. 代理人战争的兴起促使一些国家更加依赖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提供的军事和战斗服务。⁵³ 从全球南方招募人员的原因一般是公司能够在这些人员身上找到丰富的军事经验，因为他们往往曾参与本国的冲突，通过战斗获得了良好的训练，可从事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活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在本国遭到的排斥和边缘化以及缺乏就业机会是他们卷入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他们受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招募参与外国冲突，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可以认为这些人陷入了一种新型的“职业无国籍状态”，背后的原因是当前各种冲突和代理人战争严重依赖他们的经验。因此，这些雇佣军出于以下原因，最终可能不会返回也无意返回本国：他们可以继续参与不同冲突中的雇佣军相关活动；由于长期接触战争带

⁴⁸ 见第 TUR 7/2020 和 LBY 1/2020 号函件。

⁴⁹ Maya Eichler, “Citizenship and the contracting out of military work: from national conscription to globalized recruitment”, *Citizenship Studies*, vol. 18, No. 6–7 (2014).

⁵⁰ [A/74/244](#).

⁵¹ Amanda Chisholm, “Marketing the Gurkha security package: colonial histories and neoliberal economies of private security”, *Security Dialogue*, vol. 45, No. 4 (August 2014).

⁵² 见 [A/HRC/51/25](#)。

⁵³ Tara Dominic, “A new statelessness? The Truman Doctrine, the modern Latin-American mercenary, and the economic entrenchment of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31, No. 18 (March 2018).

来的心理创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留在军队环境中，尤其是在从事雇佣军工作能带来比本国其他就业机会更丰厚收入的情况下；他们在本国可能不受欢迎，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在军事行动中受到的训练可能增加国内社会动乱的风险或加剧内部动荡。此外，雇佣军重返社区可能加剧暴力和不稳定，破坏和平努力和过渡期正义。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冲突频发和缺乏机会等多重因素叠加，创造了一个受影响个人常常面临剥削风险、可能沦为掠夺性招募对象的环境。一些人参与这些活动和卷入武装冲突代表了所谓的“旋转门”现象，即以这种方式接受招募的人来自类似的背景，倾向于继续参与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活动。因此，消除掠夺性招募常见受害者的脆弱性，是充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七. 采取综合办法防止招募，包括掠夺性招募雇佣军和相关行为体，并保护受害者

36. 招募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是雇佣军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关注招募环节，能够了解雇佣军现象涉及的各种因素，包括推动招募的因素和参与招募的各类行为体，潜在被招募者的特点和特定群体参与雇佣军活动的根源。最重要的是，侧重于招募可构成采取基于人权的办法防止雇佣军活动的基础。《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规定，各国义务将招募雇佣军列为犯罪，并处以与其严重性相称的刑罚。在国家一级立法将雇佣军活动定为犯罪，与立法禁止招募等雇佣军附属活动一样，是消除雇佣军现象的第一步。在国家一级，对待招募行为的办法各种各样，包括：在总体将雇佣军活动定为犯罪的背景下，将招募定为犯罪；单独将招募人员到外国提供军事服务定为犯罪；将雇佣军行为定为犯罪，但不一定将相关活动定为犯罪；以及通过反恐条款规范招募行为。⁵⁴ 虽然上述各种办法的目的都是解决招募雇佣军问题，但它们还不充分。按照《公约》规定，采取综合办法，强调将雇佣军活动以及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行为定为犯罪，是解决雇佣军问题的关键。各国还应确保现行法律能够起诉招募雇佣军的人。这些法律需要积极执行，必须划拨必要资源，确保各级政府充分落实法律。此外，国家之间在防止和起诉这类犯罪方面的合作，包括交换信息，也是关键。

37. 根据《公约》，各国也有义务不招募雇佣军。各国招募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尤其是在所谓的代理人战争的背景下，动荡局势下这类行为体的存在加剧了冲突。因此，避免招募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参与这类冲突，将有助于建设更和平的社会。此外，如果各国确实需要招募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并部署私营军事和安保承包商，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这类承包商不卷入雇佣军或雇佣军相关活动，同时维持国家对使用武力的总体控制，使其受到有效监管。

⁵⁴ 将招募雇佣军定为犯罪的国家法律的例子包括南非 2006 年第 27 号《禁止雇佣军活动和规范武装冲突国家特定活动法》，以及法国《刑法》第 436-2 条(1992 年，于 2003 年修订)(见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en/customary-ihl/v2/rule108>)。雇佣军问题工作组对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全球研究中发现，有三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将参与雇佣军活动同时牵涉滥用官方权力和雇佣年轻人的行为单列为犯罪，每一类罪行在这三个国家均可判处 7 至 15 年监禁(见 A/HRC/33/43)。刑法禁止招募雇佣军的其他国家包括丹麦(第 128 条)、挪威(第 128 条)和瑞典(第 19 章第 12 条)。

38. 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参与武装冲突造成了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危险，包括滥杀、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任意拘留以及大规模屠杀。此外，在掠夺性招募的情况下，遭到掠夺性招募的人往往受到各种形式的剥削，包括人口贩运、强迫劳动和债役。各国应按照尽责标准，恪尽一定注意义务，防止和应对个人或私营实体干涉他人权利的行为。在这方面，各国应采取合理措施，防止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在开展活动过程中侵犯人权，并采取必要措施，对这些行为进行调查，查明责任人，施加适当处罚并为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济。确保受害者能够诉诸司法和获得救济的前提是有效、公平地提供公共服务，包括刑事和民事司法正义、法律援助和即时及长期援助。⁵⁵ 需要在国家一级采取这些措施，确保这些服务以公平、有效、不歧视的方式提供，并便于脆弱群体获得。工作组在 2022 年提交人权理事会的关于为雇佣军、雇佣军相关行为体以及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受害者提供司法救助、追责和救济的报告⁵⁶ 中，得出结论认为，虽然经济赔偿或处罚施害者等措施是伸张正义过程中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以受害者为中心的交叉办法要求采取更全面的措施，解决监管漏洞，以防止今后发生侵权行为，并制定真正满足受害者需要的救济办法。

39. 雇佣军现象和雇佣军相关招募行为有多重根源，需要加以解决。采用基于人权的综合办法根除这一祸患，应从推动个人参与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活动的因素出发，探查雇佣军现象下掠夺性招募等各种有害做法泛滥的根源。极端贫困和不平等限制实现社会和经济权利，包括获得医疗、教育和社会保护的权力，加上冲突和其他社会危机带来的多重深远影响，最边缘化人群受害最深。正如《2022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所述，这些因素导致他们进一步落后，面临人权受到侵犯的风险，包括受到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侵犯，并致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剥削。因此，在此背景下，为了防止侵犯人权，必须从根源入手消除发生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环境，解决导致雇佣军等现象和剥削性做法在各种情况下泛滥的根本原因。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陷入困境是真实存在的严重关切，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体现的全球承诺意味着各国有机会推进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从而在人权标准的指导下，解决这些现象的根源。⁵⁷ 有几项目标被认为对解决雇佣军问题及其相关做法和掠夺性招募现象的根源至关重要：目标 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目标 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目标 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目标 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目标 10——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目标 16——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各国应以人权为本，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填补全球治理在雇佣军及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方面的空白，以迎接即将于 2024 年举行的未来峰会。

40. 在国家一级落实这些全球承诺和相关人权义务，意味着各国负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社会和经济权利，包括确保可用、可及、可负担、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

⁵⁵ 见《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人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和《贩运人口受害者获得有效补救权的基本原则》。

⁵⁶ A/HRC/51/25.

⁵⁷ 见 A/78/80-E/2023/64.

务，确保享有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防止强迫劳动和债役等剥削做法。此外，各国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应以公平和不歧视原则为核心。采取措施实现这些权利，是打破贫困和不平等恶性循环的关键，这一恶性循环正是雇佣军和掠夺性招募现象的最大根源，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影响尤其严重。庆祝《世界人权宣言》七十五周年的“人权 75”倡议也让各国有机会重振承诺，推进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和正义，并解决雇佣军和掠夺性招募问题的根源。⁵⁸

八.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41.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下，招募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现象普遍存在，招募者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等各类实体。这些行为体的存在给人权和国际人道法带来了重大风险，还构成动荡环境下的不稳定因素，破坏和平努力。了解招募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方式；参与招募的行为体；招募行为发生的不同环境；以及参与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活动的个人的特点，是根除雇佣军现象的关键。此外，掠夺性招募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是一个尤其恶劣的现象，它利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其他脆弱性，可能涉及各种形式的剥削，包括人口贩运和债役。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各国内部普遍存在的不平等，表现为极端贫困、歧视、缺乏工作机会和无法获得教育及医疗。以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招募为重点，是因为认识到必须按照《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确立的框架，采取综合办法打击雇佣军及其相关活动。但是，消除雇佣军祸患的根本在于解决招募的根源和推动因素。

B. 建议

42. 工作组建议各国：

(a) 根据《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立法将雇佣军活动以及招募、训练、资助和使用雇佣军定为刑事犯罪，填补在雇佣军问题上的治理空白；

(b) 确保将招募雇佣军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涵盖招募的所有要素，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这些法律得到执行，并确保已通过的法律惩罚招募者的同谋，同时考虑到招募发生的方式和参与招募的行为体；

(c) 不招募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个人不在其境内被招募；

(d) 建立必要机制，确保充分监督，以防止招募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

(e) 立法规范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活动，特别是在许可证发放、登记、人员审查、使用武力、允许和被禁活动范围、对违法行为的追责和救济等领域，同时考虑到一些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跨国性质和活动情况；

⁵⁸ 见 <https://www.ohchr.org/en/human-rights-75>.

(f) 确保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及其人员对侵犯人权行为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确保这种民事和刑事责任在司法上可强制执行，不适用国家豁免或其他豁免；

(g) 在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上延长拟订一项关于监管、监测和监督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活动的国际规章框架内容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的任务授权，并在今后建设性地参与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的工作；

(h) 通过并执行一项关于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活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以确保在国家一级实行一致的监管，包括在人员招募、审查程序以及充分防止侵犯人权、保护受害者、追责和有效救济的标准方面；

(i) 调查、起诉和制裁雇佣军、雇佣军相关行为体以及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在国外实施的犯罪行为，并确保受害者能够诉诸司法和获得救济；

(j) 调查、起诉和制裁在掠夺性招募背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例如以强迫从事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活动为目的贩运人口，并确保能够有效诉诸司法和获得救济；

(k) 考虑通过相互合作，促进对参与招募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的人进行调查和起诉，包括为此提供法律援助和签署引渡协定；

(l) 采取必要措施，消除不平等和歧视，以解决招募，包括掠夺性招募现象的根源；

(m) 确保处境脆弱、可能沦为掠夺性招募对象的人，包括来自社会经济底层和受冲突影响背景的男子(主要是年轻男子)、儿童、移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获得必要的保护；

(n) 采取具体措施，防止以剥削为目的进行掠夺性招募；

(o)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充分查明在招募，包括掠夺性招募以从事雇佣军相关活动背景下遭到剥削的人，确保为他们提供必要保护；

(p) 为国家和地方各级执法人员提供培训，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以查明在掠夺性招募背景下遭到剥削包括债役、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的人；

(q) 在发生掠夺性招募的情况下，确保适当考虑到雇佣军问题的根源和被招募者的脆弱处境，应根据国际法，将被招募者主要作为受害者对待，为其提供具体保护；

(r) 确保收集关于掠夺性招募受害者，包括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移民、少数群体和儿童等脆弱群体的分类数据；

(s)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为掠夺性招募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康复服务，支持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t) 确保所有救济机制都能顺应受害者，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不同经历和期望；

(u) 采取必要措施，包括预防措施，解决儿童受招募参与武装冲突的根源，在雇佣军和雇佣军相关行为体开展活动的地区加强对儿童和年轻人的保护；

(v) 确保在应对武装冲突招募和使用儿童的问题时，重点关注儿童的康复和重新融入，认识到他们的重新融入对于确保冲突后社会的长久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如果这些儿童不能在社会和经济上重新融入，可能增加他们被再次招募的风险，这也会影响到整个社区和社会的经济发展；

(w) 确保不同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够参与到落实《2030 年议程》的进程中；

(x) 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根据国际人权法，特别是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实质内容落实其具体目标，以迎接未来峰会。
